

师娘

孟宪策

师娘是一种身体纤细的绿色蜻蜓，孩子们打小人见人爱。

在皖西南连绵的崇山峻岭中，僻静的山沟水溪边，闲适地生活着师娘这种温文尔雅的小动物。大人们带着敬意的称呼，孩子们充满好奇的心思，加上师娘特有的灵动气息，使得大别山南麓的乡村山野弥漫着一一种淡雅的书卷气。

师娘头上顶着一对清澈小圆眼，纤细的腰身翻转自如，墨绿色底子上随意缀挂着几颗黑点子的长裙。轻柔的羽翅上，黑的漆黑，透明的淡色花纹隐隐约约，细针般的腿脚一如勾画了了的小楷笔画。微风轻拂，师娘微微扇动着羽翅，如同一位举止高雅的女子在水边轻摇慢舞。

夏天的太阳总像早晨吃多了红辣椒，半上午就把那些令人发烫的气息都毫无保留地呵吐出来。树叶、禾苗和山风仿佛都沾满上这些热辣辣的味道。太阳长长的舌头舔在几个小男孩小女孩发亮的额上，胖乎乎的脸上，甚至是鱼骨般瘦瘦的脊背上，舔得他们的皮肤辣兮兮地烧，细丝丝地痛。

摸下石阶，溜进藤蔓缠顶的小溪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。

溪边的石阶随处可见，一般都是单个的石块垒就。石面常年清洁如洗。树荫在石阶上移动得很慢，以至于同一块石头都能分辨出清凉的一半和滚烫的另一半。

走下石阶，树荫下一阵清凉。几双白藕似的小腿探进溪水，一股痒兮兮的清凉自脚板透到心底。下水快了的，说不准还会打几个冷颤。溪水透明、柔软、黏稠，围绕着藕腿亲热地打着转转，久别的朋友一般。

溪石边，沙滩上，生长着东一簇西一簇碧绿的菖蒲。菖蒲的清香顺着风飘，顺着水淌，时淡时浓。淡的时候引得几只小鼻子伸长脖子去慢慢闻吸，浓的时候又仿佛让人有点晕眩。

缠树而上的木麻藤，席地而卧的苦菜藤，四方透亮的懒麻丝，毛茸茸的葛藤，还有根部盘曲枝上茂盛的猕猴桃藤，三三两两在藕腿们头顶自行编织夏日的凉篷。偶尔滴漏下来的几点阳光，也都被那一层层藤叶筛滤去急躁的性格。阳光变成淡黄的圆点落在青石上，黄沙上，尖尖的草叶上，宽大的野白薯卷起的叶边上，然后又掉进水底，都是淡淡的凉。

与三五只师娘不期而遇，藕腿们的脸上漾起一阵阵红扑扑的兴奋。师娘们喜爱清凉、芳香和宁静，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

清冽的水面上，师娘们轻轻地扇动着翅膀，静静地飞着，悬停着，陶醉着。

她们也是在这绿荫下乘凉吧？

偶尔阵风吹过，旁边的一只两只被吹离了队伍。不过，很快，拐个弯，她们又悄悄飞回到风头上，慢慢退回原来的位置。就像奏过一支恬淡的小插曲，抑或水面上一朵小水花溅起微波，一晃，又都恢复了原样。

没有一只小手想捕捉她们，就连想打扰她们的念头都没有。

有时候，几个光滑的小脑

袋趴在溪边，半边脸贴着石头，斜斜地瞟着师娘在水面上微微撞动的纤纤倒影。他们一边瞟着，一边叽里咕噜地讨论着什么。有时候会心地点头，有时候却争得面红耳赤。那股沉浸其中的认真劲儿，独自构成一个小小的世界。旁人无论如何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。小脑袋们一瞟就是大半天，哪怕半边脸都弄成花脸猫，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麻不觉得痛。

找来细长的干树枝或草茎，轻轻



秋色雁归图(油画) 徐淑荣 作

伸到师娘的身下，让它们歇歇脚，也是藕腿们最喜欢的游戏。飞累了的师娘也常常停歇在这些树枝上，接受藕腿们的好意。轻轻移动树枝，师娘们并不飞走，藕腿们也就心满意足。师娘在谁的树枝上停留的时间长，仿佛谁获得师娘的眷顾就多，就会赢得同伴们目光中更浓更深的艳羡。

歇脚后飞走的师娘很快又会飞回来，稚嫩的小手又举着树枝草茎轻轻递过去，期待着师娘的再次停留。没有腰酸的时候，也没有手臂发麻的时候。

当然，藕腿们最急迫的，还是从蜘蛛网上解救师娘。如果能解救一只师娘，藕腿们的心情仿佛就会伴随着师娘款款地飞得很久。然而，有时候师娘纤弱的身躯或翅膀会粘在枝杈间的蜘蛛网上，这时候，任凭一双双笨拙的小手再怎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难以将其解救。看着师娘一阵阵无力而徒劳的挣扎，藕腿们心急如焚。

实在无能为力，藕腿们只能眼看着蜘蛛网上无助的师娘，沉默中掩饰着痛惜，心情就像飘飞的蜘蛛丝，拖得老长老长，甚至长到晚上的梦里。

蜘蛛在藕腿们的眼里就是坏东西，但是藕腿们却从来没有主动找过它们的晦气。蜘蛛虽然坏，但它们不也常吃令人讨厌的苍蝇、蚊子和飞蛾么？

山野的孩子对“师娘”这个词的理解，应始于与师娘这种蜻蜓的亲密接触吧。在以后求学的日子里，在要求严厉的先生背后，师娘永远温柔慈爱，高雅可敬。

打糖

郭发仔

小时候，总感觉泉塘村的一切都是睡着的，平静得有些乏味。偶尔有一两只出来寻食的土狗，耷拉着耳朵，无精打采的，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，都懒得抬头看一眼。

土狗遇到外人就会一顿狂吠。狗一叫，整个村子就醒了。进村的人肯定是生人，至少是半生不熟的人。

质牙膏皮、女人的头发、鸡毛鸭毛什么的，都可以换。村里的二哈拉就换过一回。二哈拉他妈有一头很浓密的长发，扎成两根粗辫子，黑溜溜的，一直搭到屁股上，惹得村里的老男人眼睛很不自觉，也不知道是看辫子还是看那圆滚滚的臀部。二哈拉他爹为此很生气，天天拐着弯儿骂骂咧咧的，最终逼着他妈把辫子剪掉了，二哈拉他妈为此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。卖打糖一来，经过他家的时候，手里的铁条一顿猛敲。二哈拉最终没忍住，偷偷地把他妈妈的发辫拿出来换了打糖。那人用铁条刀对着打糖比划了一下尺寸，小锤子一敲，切下一条打糖来。二哈拉拿着打糖在我们面前炫耀了一上午，调足了我们的胃口，见我们不再眼热他手里已经沾满了尘土和鼻涕的打糖时，他只好往嘴里一塞，一边嚼着一边嬉笑，缺了牙巴的嘴里流出一串涎水来。

卖打糖的一敲铁条，我就想起家里的牙膏皮。奇怪的是，家里的牙膏似乎总用不完，鼓胀胀的还有一大半。每次刷牙我都尽量将牙刷挤满，希望牙膏能早日“正常”用完。老爹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叽里咕噜地叮嘱一家人：省着点，长日子是省出来的。看着老爹板着的脸，我心里拧成了一根麻绳，以后也就不再敢在自家的牙膏上打主意了。不过，说来也巧，我在放学的路上，经过一个比较阔绰的人家门口时，居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只牙膏皮。自然地，我拿它换了一小块打糖。那时我没有到处炫耀，而是将其含在嘴里，闭上眼睛，让每一颗牙齿都轻轻地贴在打糖上，感受那个时代最甜的味道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也离开了那个没有生气的泉塘村，来到这西南大都会。在小区的周边，在城市的嘈杂声里，偶尔也会听见“叮叮打”的声音，衣着朴素的老农挑着小担，走街串巷，手里的铁条发出银白的光亮。不过，在繁华的现代都市里，他身后再也见不到一群两眼发光的小孩，只有他瘦削的影子，不紧不慢，不离不弃，为他坚守这落寞的时光。

人到中年，他乡毕竟不是故乡。我久违的乡愁里，仿佛总有一种打糖的味道。

“叮叮打，叮叮打——”单调的风声里有了动静，熟悉的声音一会儿轻一会儿重，跳跃着，撞进我的耳朵。那时，疲软的我就像打了一针鸡血，赶忙招呼一群小伙伴，循声而去。

卖打糖的来了，外乡人，干瘦，脸上被太阳烤成黑褐色。他挑着担儿，一头的箩筐上放了一米筛，用发黄的白纱布盖着，里面是方形的两大块打糖。另一头的箩筐也是盖着的，里面是什么，我们无从知晓，仿佛藏着一个猜不透的秘密。卖打糖的人一进村，就开始用一铁锤敲着手里的弓形铁条：“叮叮打，叮叮打——”

打糖是一种什么糖，起初我们谁也不清楚。只晓得那糖有植物的清香，黄褐色，切口处可见细微的气泡孔，粘稠的糖汁泛着光。后来才知道，打糖只是泉塘村的叫法，很多地方叫丁丁糖，是用麦芽糖制作而成的一种甜食。

卖打糖的人见到我们一群小娃，手里的铁条敲得更起劲了。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闻着香，眼巴巴地盯着箩筐上的打糖，想象着这打糖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间美味。

准确地说，打糖不是用来卖的，是用来换的。锡

